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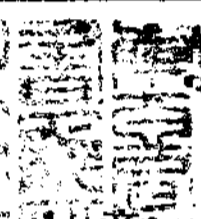
# 青年週報

版出日六月八年七十二國民

號九十九第字C證記登處務警界租共公海上

## 第二十二期

### 資料



- 一個碰過釘子的人的自白.....文 瀟
- 敬告準備升學的青年——
- 童男希忒拉的種種(名人私生活).....丁 仁
- 十八年前的回憶(枯坐散錄第九片).....達 年
- 懂得人們的心理(下)(處世漫談).....聖 輔
- 孟納斯孟弟兄和摩洛哥問題——歐戰原因之一.....阿 雪
- 編者的話.....編 者
- 憶西京.....平 兒
- 座談會(留美特寫之十二).....張 文昌
- 士麥拿的女俠(三)(冒險小說).....(Philip Gibbs作) 朱生豪
- 彭飛龍(明季嘉定義民別傳之六).....胡 山 源
- 世界文化動態.....蒙 尼 譯
- 讀者園地
- 母親.....禾 方
- 思潮.....呂 注 月
- 複數主詞和述詞(英文文法作文篇七講完).....趙 鴻 雋
- 關於名詞的格的誤用(英語日常錯誤講解).....邵 鴻 森
- 時事選讀.....K. I.
- Chinese Conduct Criticized Again
- More Criticism on Chinese Conduct
- Some Explanation for Chinese Conduct

館書印代現者刷印 局書界世售經總 濟文廣者行發 源山胡 濟文廣者輯編  
 載轉得不許尤經非字文報本 費郵運均第四先二年全 角三元一年中 分五册每 版出六期星逢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 一個碰過釘子的人的自白

文濤

### 敬告準備升學的青年

我們從前都有這樣的錯誤觀念，以為一個讀文科的人，不必研究數學，數學只是讀理科的人的分內事。我劈頭第一句，就要告訴讀者，這是全然錯誤的觀念，凡希望將來少碰些釘子的人，都該打破這觀念。

凡對於自己的前途加過考慮的人，都會於初入學時，決定選習理科，在數理及其他自然科學的基本功課方面，多用些功夫；當然，這種決定是正確的，無論將來替國家的建設着想，或替個人的出路着想，研究理科的人，總是不吃虧的。尤其在戰亂以後，各處的建設，都要有真正科學修養的人，前去努力，一個只會空口說白話的人，在那個大建設的時期內，很少有發展的機會。這層大家都容易看到，但不容易做到，不容易做到的最大原由，也許就繫在數學根底不好的一點上。

滿腔的熱心，準備在升學後研究實科，然而在數學的一科上，感到相當的困難，本來只要再用一番功夫，就可克服這困難，無如避難就易，是一般人的心理，聽說改習文

科，不必習數學，而一般自己碰過釘子却不肯把自己碰釘子的故事說給大家聽聽的教師們，很容易在這種地方，說一二句不負責任的話，什麼將來社會的建設，文科人材和理科人材有同樣的需要哩！什麼自己不感覺興趣的學科，不必勉強去讀哩！什麼身體比學問更要緊哩！什麼某某人法科出身，照樣政府要人，不可一世哩！像這類的話，說的人也許出於有意，也許出於無心。出於有意，因為自己上了當，總希望有較多的人，上同樣的當，庶幾將來聲勢雄厚，可以稍得安慰，這就應驗了西諺 *Misery wants Company* 的一句話。但不問教師說這類的話，出於有心或無心，然而學生聽了，正配胃口，於是當初立志讀理科的一番雄心，就此轉移了。不容說，這是輕鬆的轉移，然而青年的讀者們，他的一生前途，也就斷送在這個輕鬆的轉移上面了。

要讀實科，須有切實的數學程度，做為基礎，這是無需說得的；例如學工程的人，就不能脫離數學；學物理天文的人，更不必

說起了。實則，讀文科的人，也何嘗不要有堅固的數學基礎呢？就拿哲學來說罷，愈讀上去，愈是高深的數學知識，如今不說全用數學來做根本的數理邏輯，即如羅素 (Bertrand Russell) 懷特海 (A. N. Whitehead) 這一班人的通俗著作，要使你沒有適當的數學基礎，包管你讀不下去。不僅哲學如此，研究經濟學的人，也不能忽視數學，近代最新的經濟學說，例如 Joan Robinson, Edward Chamberlin 這班人所倡導的「不完全競爭論」(theory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 就全然在數學上求出路。記得在哈佛大學的經濟理論教室內，有個研究數學的學生，也一同加入旁聽。他曾在數學系內，得到博士學位，但於經濟理論，素無研究。過了二個月，他忽大有所得，要求教授讓他有一個星期，發表他的收穫；不容說，他所發表的，只是一套數學程式，然而確是一套有價值的新程式。我敢預定，要使他再化幾年時間，把關於經濟理論的書，多讀幾本，再用數學知識，加以貫通，他的成績，必大有可觀。這是實例，凡在一九三七年春季上 Prof. Schumpeter 的經濟理論的人，都可為這事

作證。我特地提出它，就想證明數學對於社會科學的實用。我敢大胆地告訴讀者，倘你希望將來在學術上，能有相當成就的話，那

不止一個。我每次碰到釘子，每次就把提倡數學教學的事引為己任。我寫這篇文章，也就出於提倡數學教學的一點微意。

意嚮的人，那我就得請他立定主意，克服試探，勉力求進。你要轉習文科，這在暫時間，確要舒服得多，然而你將來就要終身懊悔了。你為將來終身的利害着想，現在雖用整整的半年或一年，拋棄一切，專門請人補習數學，也不會不合算的。

## 名人私生活

# 童男希忒拉的種種

丁仁

德國的元首希忒拉，實際上並不是德國人，他於一八八九九年，在奧地利的一個小鎮內降生。他幼時的教育，非常短促，無論就學問和修養來說，都不及他的老師慕索里尼。他簡直沒有讀過書。凡爾賽和約是他一生事業的總發軔，可是他否把這個和約，從頭讀過一遍，實在是個問題。他憎惡知識階級的人，不會說德語以外的任何外國話；偶然說出幾個法國字來，不懂德文的法國人，仍以爲他在說德國話。

他在大戰時候，曾於非常神秘的情境中，獲得一鐵十字勳章。據他自己說，那時，他任傳遞消息的職務，有一次，奉命經過兩軍中間的「無人地帶」，忽然聽見法國兵說話，他只有一個人，只佩一根手鎗，忽然情急智生，對幻想中的士兵，發幻想中的號令。

法國兵聽了，以爲有大批德軍趕到，都從廢壕跳出投降，爲數有七人之多；他一個個地，都把他們帶到德國陣營。他是極神秘的人，最愛說這一類神秘話，他堅決相信自己的話是對的；至少，當他說這類話的時候，他自認爲是絕對正確的。

### 沒有習慣的人

希忒拉一生所最愛的東西，是音樂，就中尤以 Wagner 的樂譜，最爲他所醉倒。他不時去聽歌劇；柏林的幾個歌劇場中，常可發現他的足跡。

有時候，他工作過度，晚上不能安睡，就請他的朋友 Hansstaengl，奏樂給他聽；只要 Beethoven 和 Wagner 的音樂，一上耳朵，就像小孩子聽見母親的催眠歌似的，立刻呼呼入睡了。

他不愛書籍，也不愛穿着，他每天所穿

的，只是褐色制服，外面披着雨衣。他不結朋友，也不講究食物，也不吸煙，也不喝酒，並且憎惡他人在他面前抽煙。他喜歡蔬食，一九三四年他到威尼斯去會慕索里尼，在後者的招待席上，他只吃了二份炒蛋。他很少喝咖啡，但喜歡巧克力，所以每星期內，總有一二次，要到 Magenta 旅館去吸飲巧克力。

他住柏林的時候，總在維爾黑爾姆街的首相府內辦公。離首相府約一百碼，是從前奧登堡將軍的總統府，他從不到那邊去，理由，因他希望全德意志人，能把總統制的德國，從他們的腦海中，漸次消滅下去。他的首相府，裝潢極美，大半由他的自己設計；靠街的那面，築有洋臺，每逢公共紀念日，他就在洋臺上檢閱人員。在首相府的正廳下

而，據說，有個極舒適的地窖，是最新式的防彈地窖。

### 他的朋友

希忒拉沒有朋友。

自從納粹黨的創立人洛厄姆(E. Roehm)死了之後，現在最接近希忒拉的人，是他的衛隊長 Lieut. Bruchner。

在全德國，只有二個人，可不經預約，直接見到希忒拉，一位是國社黨的外交能手 Ribbentrop，一位是經濟獨裁者 Schacht。其他的人，連他的黨代表 Hess 在內，都得預先接洽，方得接見。Hess 和他的關係，非常密切，但不是他的知己；航空部長 Goering 和宣傳部長 Goebbels，更談不到。

他不容易和周圍的人接近，一九三二年，德國舉行競選，那時，曾有一位美國記者，有二個月時間，和他坐在同一架飛機。據那位美國記者說：希忒拉在飛機中，從不和人談天，也不和他的秘書接談。非獨不和人談天，連動一動或笑一笑的機會也很少。那位記者，倘要在飛機降落的時候，抽一枝烟，就得走的遠遠，不被希忒拉看見。他相信，他雖和希忒拉有二個月的時間，同坐一架飛機，而且每天總有五六小時的飛行時間，可是他敢保證，當他在別の場合，碰遇希忒拉時，希忒拉決不會認識他。

希忒拉對於任何強烈的感情，都會忍受，但忍受到一個限度，就會突然爆發，那時

常會像婦女般的訴諸悽楚的哭泣。例如有一次，他曾一個長夜，勸 Otto Strasser 不要離黨，在這一夜之內，他曾哭泣三次。實則，當他開始政治活動的時候，他的唯一方法，就是用眼淚來邀引同情，因而打破各種難關。不過希忒拉不願把這弱點，過分顯給他的屬下看，所以他竭力設法，不與他的部下，過分接近。他們雖則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可以碰見他，但不敢和他親暱。他們總用 Herr Hitler 或 Herr Reichkanzler 那樣莊重的稱呼，向他招呼；他也從不叫喚他們的別號或小名。在他和他們中間，始終保持着冷冰冰的神情，有時，竟非局外的人，所能想得到。

可是他每次對國民演說，都用「我的」德國人民那樣的稱呼，好像他對於德國人全體，比對任何德國的個人，更來得親密的。的確，他的用情對象，並非他的朋友，亦非他的屬下，而是德國的人民全體。

### 對婦女的態度

希忒拉對於婦女，絕不發生興趣。他提倡賢妻良母主義，只把每一個女子，看作德國人民的妻子，和德國人民的母親，只希望她們多生育些，將來可在前線作戰。——反正死在前線的人，都是他人的子女。

「德國人民的生活，必須從近代淫樂主義的烟幕中，拯救出來，」這是他在我的奮鬥中所揭示的宣言。他自己確能實行這宣言

。他對婦女，是十足的冷淡態度，他不憎惡婦女，但他避免婦女，他和婦女交接，全是中世紀騎士的風度，只對婦女親手，除此以外，決不肯再進一步。許多德國女子，都向他追求過，但結局，都歸於失望。宣傳部長 Goebbels 太太，曾為他的緣故，開過多次宴會，特別挑選才貌雙全，門第高貴的女子，給他介紹，可憐，沒有一個女子，曾使希忒拉動過念頭，更談不到訂婚和結婚了。曾有一次，出過謠言，稱道德國的領袖，將和 Richard Wagner 的媳婦訂婚，自然，這全是無風波浪，不久就消滅下去了。也許希忒拉此生不會和任何女子，發生任何一般人所有的關係了。

不過，他很喜歡 Goebbels 太太的小女兒；這位小姑娘，不時在他的房間內，有時竟坐在他的膝頭上。

又有謠言，稱道希忒拉愛好男風，這也全屬謠傳。好幾位德國記者，曾於希忒拉執政前，在他所久住過的間與(Munich)，用各種方法，檢查他的宿處，並探詢附近的啤酒店主，咖啡店侍者，房東太太，和門房老爹，沒有一個證據，可以證明他的愛好男風。一般人都相信希忒拉的性的衝動，已於早年政治生涯中，被昇華了，化成事業的活動力了。多數德國的記者或觀察家都相信，希忒拉直到如今，還是一個童男，也許將永遠是個童男。(轉入第九面)

# 枯坐散錄片片

達年

## 第九片——十八年前的回憶

今年是公曆一九三八年。所謂十八年前，就是指公曆一九二一年。

公曆一九二一年，照我們的國曆算來，正是民國十年。那時，歐洲焦頭爛額的大戰將成尾聲，各國紛紛派出許多白臉的文官，穿着燕尾服，代替着氣騰騰的紅臉武將，準備說「道白」，唱文戲了。可惜！予生也晚，那時還只是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孩子，文字程度淺不過，不會看報，所以西方大陸正在唱些甚麼好戲，一點兒也不知道。幸虧那時的國文教師俞先生（他如今早已作了古人了。恕我附筆向他致敬。）喜歡開扯，總算吐露了一點兒風聲，說是：代表黷武主義的德國已經打敗，代表「公理」這一邊的英法美協約國打了勝仗；從此，世界就可和平，大家有快樂的生活可以過了；德國這一敗，非五六十年不得翻身，而有此德國之敗，其他面目尚未顯露之黷武國，也將銷聲匿跡而自愛，云云。小孩子們不懂事，不知黷武的國家打勝好，還是代表公理這一邊的打勝好，但覺得老師的臉上表現了得意之色，那

定是我們理想中應該得勝的一邊打了勝仗好，所以也就不約而同的嘻嘻小嘴巴得意了。

後來，似乎在陽曆十一月間，說是慶祝歐戰停戰紀念，城中公共體育場召集大會，各校學生全體參加，我也擎着一面紙糊的旗，寫着「公理得伸」四個大字，站着聽過嗡嗡的一陣演講以後，再雜在一字長蛇陣的隊伍裏，繞城之東北角一匝，走得滿頭是汗，腰腿俱痠；晚上又有影片看，真是熱鬧非凡，似乎快樂的生活的確已在眼前了。

十八年後的今日，我的文字程度會得看書了。原來當我們慶祝的幾個月前，藍眼睛朋友穿着燕尾服，曾經唱了一齣好戲，從此種下禍根。——我又要抄書了！請閱下文：

在協約國將草定的和約條款向德人提出之前約三星期，懷德曾經寫信給參議員洛治，說道：「福煦元帥已當白黎斯將軍之前，明明白白說過，假使德人拒絕簽字於和約，那就他再快樂也沒有了。因為這樣一來，他可以首先帶領協約國完全掃滅德國，佔領金融中心地，並榨取德國全境

所有的錢財，連一個子兒也不放過。」這種敵對的態度，在他們將和約交與戰敗國的代表時，便慢慢轉中，很明顯地反映着。

德國一接到對方要德派代表來自取和約的命令，就惱強地遣出幾位秘書為使者，去將那件公文帶到柏林待當局考慮。協約國認為這是一種侮辱，並警告德國，叫他們馬上改派組織完備的代表團。這個警告發生效力，四月二十七日，前德意志帝國駐丹麥大使，現任共和國外交總長的烏爾立喜伯爵所領導的德國代表團六人到達凡爾賽。這六個代表的所有行動，均受嚴密的限制：他們都由協約國軍官監視着，被軟禁於鐵絲網後面的旅舍中，且不得與任何協約國代表通消息。

在五月七日，即西尼亞船被擊沉的四週紀念日，克魯蒙梭於凡爾賽附近的特喇奧宮中以和約正式授與德國代表。當每一個協約國和美國的代表團齊集的時候，儀仗兵都舉鎗致敬，但德國代表一被召到，這隊兵就撤去了。於是克魯蒙梭稱呼德共和國代表為「德意志帝國代表先生」，說道：「在你們的面前，有世界所有大

小國家所派遣的全權代表，這些國家都是  
在被你們德國殘忍的暴力所加的戰爭中聯  
合作戰的。我們算帳的時候已經到了。你  
們曾經請和。我們現在準備給你們請和。

德國總代表烏爾立喜伯爵，大概因為  
過度的興奮和將發的疾痛，祇是笨拙地答  
覆克雷孟梭，卻並未起立。他承認：他本  
國人毫無幻想到他們的失敗和無告，竟至  
這步田地。但他否認德國當單獨負大戰之  
責，並聲稱：德國雖孤立無友，仍有公理  
與正義在自己這一方。這種態度，祇足以  
增強協約國中「我教你如此」這一羣人的  
主張，並被普遍地認為德國除武力外，不  
能懂得任何言語的另一證明。……（摘錄  
W. C. Langsam: The World Since 1914  
之中文讀本，商務出版。）

歐洲大戰這層網線，從停戰時候起，  
直至十八年後的現在，誰也算不清。有人說  
，德國是禍首，戰爭的責任應由德國負起。  
也有人說，造成足以引起戰爭的局面，決不  
是單獨德國一國，英法俄也不能避免責任。  
更有人說，戰爭開始時，雖然德國先動員，  
如果當時英法兩國的政治家，再持重一點，  
這次的戰禍決不致這般厲害。這些，公說公  
有理，婆說婆有理，一世也分辯不清，對於  
我感不得興趣，所以我不想替他們分辯清楚  
。我所認為可以令人發笑的問題，倒是我那  
位做老師說的「德國這一敗，弄五六十年不

得翻身」的一句話。你看！和議之初，德國  
這般受辱地接受了和約；後來，聽憑各國需  
索賠款，第一次（一九二二年四月十八日）總  
到的賠款數目，就是一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金馬克，差不多所有的損失，都  
要向這個可憐的失敗者取償。其實，德國在  
停戰以後，軍器搬出了，交通用具搬出了，  
農業上的生產用具也搬出了，甚至於把埋藏  
在地下而尚未開掘的煤鐵，也用數字估計清  
楚限期陸續繳付。這個衣衫破爛瘦弱不繼的  
窮光蛋，頓時背上一身債，有人給他估計  
，即使能夠按期不缺分文，也須六十五年纔  
能還清！國運何日可以翻身，在鬍子剛開花  
白的壯漢看來，大概至早也得應在他的曾孫  
手裏；他的兒子和孫子，都沒有這個福份。  
——快樂啊！唱着凱歌的人們，心花也開啦  
！有力量參加「分贖團」的，又得了一份新的  
家當；沒有力量攫取贖物的，喊着公理得伸  
的口號，也夠得意啦！這一個，既已弄五六  
十年不得翻身；那一個，也已般般不遠而知  
自愛矣云云，真是大家可以高枕無憂了。我  
算算年紀，即使國王對我特別慷慨一點，活  
上八十歲，大概也不會聽到兵革之聲了吧。

誰知，世態會變得這般快呢！  
德國的希特勒先生，在歐戰時原是一個  
小隊長，他肯肯把國運隆昌的責任交給他的  
曾孫，却裝起小鬍子，在區區十八年後的今  
日，說是要翻本了：這也不對，那也不行，  
任何人也奈何他不得。我那位老師的說詞  
了嗎？我想，不會的；這樣的話，並非由他  
杜撰，一定也是從有權威者那邊聽來或者來  
的。協約國把和約交給德國代表的那副醜態  
，也萬萬想不到十八年後就會被翻本；我們  
召集大會，遊行慶祝，也萬萬想不到十八年  
後的今日就要發生這麼一套「反串」；而被  
指為破壞不遠的窮個國家，也萬萬料不到（  
雖然有識者早已料定必有此一天）他們的勇  
士會葬身於我國的大江南北。而我這小鬍子  
，也萬萬料不到會親眼看着我們所謂的「公  
理」得伸，而他們所謂的「公理」也會得伸。  
回憶十八年前的往事，料不到十八年後  
今日的變動，則口口聲聲說是要把持東亞安  
定力的百年大計者，或許不到十八年後又會  
另成一種局面。但是這要看我國人之如何努  
力了，雖然我們尚沒有一種人裝着另一副嘴  
臉給我們和約，並且我們也已鑒定主意，永  
遠不會看見有這樣的嘴臉，然而我們的受辱  
，也夠受了。我曾經在某種刊物上見過一幅  
插圖：出鬍子的爸爸指着小鬍子的兒子說，  
國家的復興責任是在你們了，而小鬍子兒子  
更指着他的嬰孩的兒子說，如今國家復興的  
責任又是屬於你們了。這纔是沒出息的民族  
一幅寫照哩！  
我們現在都是青年，再活上十八歲，想  
起來也不過是壯年罷，我們能輕易卸除這個  
責任嗎？



## 懂得人們的心理 (下)

聖輔

### 我們所同具的七種基本情緒

你的年事增長了，你的經驗增廣了，你的環境，你的教育，你的宗教，你的其他社會團體，都會使你的三大原始情緒，發生枝葉，向外發長，而形成下列的七種基本情緒，是一般人所共同具備着的。

1. 懼怕 (fear)
2. 嫌惡 (disgust)
3. 驚奇 (wonder)
4. 憤怒 (anger)
5. 沮喪 (dejection)
6. 得意 (elation)
7. 愛 (affection)

上面所舉的每一種情緒，都是促成我們極大的成功，都有一種心理學上所說的本能，與之相俱，形成我們的行為的極大衝動力。

### 什麼東西使你怕

「怕」的情緒引起「逃」的本能(註)。對面來了一個獅子，你自然而然地會奔走，或爬上樹頂。這是原始的一個例子，但個中情形，和你遠遠看見一個債主從馬路的這邊走來，你立刻避到馬路的那邊去的理由，完全相同

(註)情緒(emotion)指發於我們內部的心理狀態

，本能指表現於外的動作。例如我們因「怕」而「逃」，「怕」是內部的心理狀態，是情緒，「逃」是外部的動作，是本能。

「怕」的情緒與「逃」的本能，可使你發出意想不到的大力，例如老虎追上腳跟，你能跑得非尋常快，快於運動場上的短跑選手，你能跳過高欄，高於運動場上跳高選手所能跳過的。它既有這樣大的勢能，我們應當善為利用它。宗教家創出「地獄之火」來勸人為善，就是利用這種心理；藥商替口香藥，大登廣告，也是利用你這怕人說你口臭的心理。

### 什麼東西使你嫌惡

「嫌惡」的情緒，引起「拒絕」的本能。在最初時候，「嫌惡」的情緒為惡味惡臭所引起。假如你要不討人厭，就該在這個情緒上，加番工夫。有一句關於大蒜的名語：「它助你身體發長，但使你社會地位降低。」許多商店推銷員，就因不時從口齒中，發出難聞的烟臭來，以致營業清淡。反之，聰明的女郎，就因能用一二種香水，用的非常得當，

大受年青人的歡迎。

### 什麼東西引起驚異

「驚異」的情緒與「好奇」的本能相俱，它有點和「懼怕」相似，但引起懼怕的東西，是你所知其為危險的東西，引起驚異的東西，是你有點知道有點不知道，因而使你發生驚異之心的東西。你知道鬧鐘的外形如何，但不知它的內部構造如何，所以把它拆了開來，加以研究。

倘你要別人注意你，最好不要把你的一切，坦白地毫無遺漏地告訴別人，應使他們不時對你猜度，這不時猜度，會使他們特別注意你。

### 什麼東西引起憤怒

「憤怒」的情緒，引起「鬥爭」的本能，它的原始刺激，是一個人的自然動作，受了阻礙。到了現在，你愈寫明「不准闖入此處」，人們愈要闖進來試試看。真有不闖進來的，並不是因為尊重你的警告，却因為有較大的「怕」的情緒，在那裏發出壓力。

這樣，你要激起人們的反感，只須禁止他們發言，禁止他們集會就好了。英國不能

與華盛頓時候的北美十三州相處，就因英國壓迫得太利害了。

### 什麼東西引起沮喪

「沮喪」的情緒，引起「自卑」的本能，也許你不相信，你會有這樣的情緒，但使你參加盛大的宴會，內中每一個人，都着上禮服，端莊整飭，你忽發現自己忘帶了領帶，這時你如何感想？倘你在那時候，不感覺窘，那你真是奇人了。

但你也可利用這情緒，來獲得他人的親近，在大家志氣揚揚，得意非凡的時候，你忽以退為進，表示謙讓，別人就會對你發生極好的印象。

### 為何我們得意揚揚

「得意」的情緒，和上述「沮喪」的情緒相反，和它相當的本能，是「自尊」的本能。發

生「得意」的情緒的原因，是因你看到周圍的人，都不及你，因而你有超脫之概。我們在許多地方，可以利用這情緒，以使他人對我們服貼。例如你要討好一個人，而你的目的，是要他同意或履行你的計劃，那你就可利用他那「得意」的情緒和「自尊」的本能。你把他抬高到重要地位，使他自負不凡，而你就在他自負不凡的當兒借重他。這在做領袖的人，尤其是用人的不二法門。

### 我們最大的情緒

末了，我們要講「愛」的情緒，與它相當的本能，就是所謂父母性的本能。有一個時候，這個情緒，冠蓋一切情緒，因為嬰孩只要有父母保護，什麼「懼怕」「憤怒」等情緒，竟可全然不用，而仍能生存下去。

照理，這個情緒應該是相互的，父母怎樣愛兒女，兒女也該怎樣愛父母，然而事實

上，天下只有「孝順的父母」，很少「孝順的兒女」，這自然是因為嬰孩年幼，非父母愛護，不得長大；父母雖然年老，但還可自立，即使不能自立，無所依托而死，那對種族的前途，也無大礙，因為他們已傳出了後代，在保存種族的任務上，本已可以死了的緣故。

我們應該怎樣利用「愛」的情緒，求達善與人相處的目的呢？可利用的法門，非常之多，最顯著的，在美國，有許多議員的得選，不是因為他們在路上和大羣孩子接吻的緣故嗎？

我們總算把人類所共有的七種基本情緒說明白了。倘使你懂得這七種情緒，知道什麼樣情境，引起這些情緒，它們又怎樣和本能的本能相連，那你對於人們的心理的認識，已經很有基礎了。再進而研究實際的處世之道，你就大有把握了。

## 孟納斯孟弟兄和摩洛哥問題——歐戰原因之一（完）

阿 雪

孟納斯孟知道國內的宣傳至多祇能引起國人的同情，要想替他們的要求取得法理上的根據却還不夠。孟納斯孟在講交易上雖是笨手，但是在這種地方却是夠聰明的。他們化上鉅額的金錢以收買了許多教授和律師，

使發表有益於他們的專論。受運動的律師與專家初不以德國人為限。在西班牙，瑞士，英國，甚至法國，也有許多知名之士在替他們張目。這一批學者從國際法上認定孟納斯孟自稱雷·哈費特那裏取到的探礦權是有效

的。事情發展到這一個階段，就由孟納斯孟與摩洛哥礦業組合的交涉一變而成爲孟納斯孟對其本國政府的宣傳戰。孟納斯孟方面所發表的各種議論當然不是法國所樂聞。法國



的關係方面也感覺到非常的不痛快。在他們的要求下，法國政府就通牒德國政府，請他注意這一件事。兩國的關係一時會發現很不好的情形。當此之時，德國政府，對外須與法國周旋，在內又須應付國會的責難，左支右絀，直弄得焦頭爛額。他特地刊行一種白皮書，替他的外交政策申辯。孟納斯兄弟立刻發表許多小冊子以事答復。這些小冊子中滿充着公函證件和專家的論斷。此外每逢政府替牠的態度作半官性的說明的時候，孟納斯兄弟的答復即由百十種報紙發表出來，附帶而作的便是對政府的外交政策的熱烈的抨擊。除了這些正面的文字戰以外，孟納斯兄弟還使用側擊旁敲的方法。科學家發表德國需要鐵的論文；政論家屢言德國獲取新殖民地之必要；法學家則從各方面證明孟納斯兄弟要求的合法性。各地的商會也同聲附和；他們就上呈文，爲孟納斯兄弟鳴不平。各種有力的商業團體，如漢堡的船主協會等，也起而聲援孟納斯兄弟。不過他們的出頭却是爲自己打算。他們的目的在做一筆好生意。蓋孟納斯兄弟到摩洛哥去開礦，所出產的礦苗是要搬運的，那時他們的船隻就大有生意可做了。

孟納斯兄弟覺得他們自己的力量還不夠雄厚，所以又組織了一個企業團，把他們所得到的資本開採權一起轉移了過去。參加這個企業團的有好多有勢力的奧國人，其所

下的資本約佔全數的四分之一。奧匈帝國的政府爲了此事會特地致牒德國政府，詢問孟納斯兄弟的要求的法定地位。此外，孟納斯兄弟又與西班牙的波伐公爵成立一種約定。法國的資本家也有六人加入孟納斯兄弟的企業團。曾任巴黎警察總監的安德魯即爲其中的一人。安德魯拿這一件事去叩問法國的外交部。外交部的答復爲法國公民參加他國的經濟活動，都可以得到政府的幫助。孟納斯兄弟兄弟口口聲聲以愛國爲前提，然而却自動把他們的企業組織局部予以國際化。由此我們就可以知道資本家的所謂愛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德國政府鑒於國內輿論的日趨激昂，即於一九一〇年再度努力使孟納斯兄弟企業團與摩洛哥礦業組合成立一個協定。德皇威廉二世特派其親信華爾忒·賴泰爾到巴黎去會晤法國的外交部長斯蒂芬。畢助。畢助就介紹他與摩洛哥礦業組合的負責人員見面。在兩國政府的壓力下，他們擬定了一個妥協草案而於五月二十八日公佈之。三天之後，孟納斯兄弟之一也來到巴黎。這一位孟納斯兄弟先生一到之後，空氣立刻就發生變化。每天他總要提出一個新提案，一種新要求。在摩洛哥礦業組合一再讓步之後，他們重又成立一種新協定，並決定在六月八日上午正式簽字。六月八日的上午，摩洛哥礦業組合的董事都齊集在會議室裏，等待孟納斯兄弟到來簽

字。但是等了好久，孟納斯兄弟蹤跡杳然而祇來了賴泰爾。賴泰爾一到之後就宣稱孟納斯兄弟又提出一些他認爲不合理的請求，經他勸阻無效，所以他已辭去任命，不再負責問調停的責任。幾經斡旋的交涉至是又功敗垂成。

在一九一〇年的下半年和一九一一年的一二月間，德法兩國的政府又曾迭次設法使孟納斯兄弟企業團與摩洛哥礦業組合聯合起來。計劃之一爲另行組織一個銀行，由之承受孟納斯兄弟和摩洛哥礦業組合兩方的權益。該銀行的股票由孟納斯兄弟，摩洛哥礦業組合，和另外一個由英德人士合組成的中立集團承購之。這一個計劃爲法國方面所拒絕，因爲照他實行起來，摩洛哥礦業組合祇能獲得不到一半的股數，便佔不到領袖的地位。同時孟納斯兄弟爲了滿足國內的輿論起見，又要求新設的銀行必須保證將來開採出來的鐵至少須有百分之四十在市價下售與德國的工廠，這一點也非法國方面所能承認。所以這一個計劃也終於成爲泡影。

當此之時，摩洛哥問題的其他方面也引出了許多新的糾紛，國際間的形勢日臻嚴重。孟納斯兄弟的無忌憚的宣傳在英法兩國的情報中種種下的毒乃大發作起來。英法兩國的情報開始猛烈攻擊德國的摩洛哥政策。法國的民情更日趨激昂。其結果爲法國出兵佔據番市；而德國的應對手段則潘丹號砲艦的派

遣。英國的閣員之一也作挑戰性的演說。各方盤馬彎弓，戰機大有一觸即發的危險。德國政府為避免戰爭起見，即向法國政府提議，由法國讓出法屬非洲的一部份土地作為法國獨佔摩洛哥的交換條件。在交涉進行的時候，德國政府特下令禁止報紙作無謂的宣傳。但是受孟納斯孟操縱的報紙却全不管理這些，他們仍倡言德國必須佔有摩洛哥的一部份。德國當時的首相貝脫孟荷爾惠克會對德皇說，德國民衆的激昂表現，大部份由這種不負責任的輿論造成之，可謂一語破的。

一九一一年，摩洛哥事件總算由各國歷崖勒馬，得以和平解決。在德法兩國所簽定的協定中，有一條規定各國的人士在摩洛哥中經營礦業，得受同等的待遇。這點足以反映出孟納斯孟這一系加於德國政府上的壓力是如何的重大。

至此，摩洛哥已完全成為法國的；孟納斯孟企業團與摩洛哥礦業組合的交涉，受其影響，乃急轉直下。他們終於在一九一一年的一月十三日上成立了一個協定。困難的交涉既告一段落，有關係的方面都覺得鬆了一口氣。法國駐德大使卡姆蓬歡然對德國的外交部長季特倫說：「事情真不容易辦啊！可是這一個難關打通以後，許多旁的事情就容易解決得多了。」

在大戰以後，孟納斯孟事件還曾發生過一些餘波。在和議的過程中，孟納斯孟重又

申請考慮其在摩洛哥的權益。各國特地組織了一個仲裁法庭去審核他們的要求。他們一共提出了二百處探礦權。仲裁法庭准了十二處而核定其價值為三萬金法郎。這十二處的權益和其他在摩洛哥的德人資產，一起在凡爾賽和約下得其清算，作為賠款的一部份。由於這孟納斯孟事件，我們能推得如下的結論：

一，國際糾紛的錯綜複雜固自有他們的歷史的原因，但是現代商人的牟利行為也須負一部份責任。

二，在國際問題的處理中，一國政府的政策未必一定與他的工商界的主張相合。所以一國政府在對外交涉的時候，往往還須應付內在的抨擊。有時國內的壓力過強，他就不得不改變其外交政策以遷就之。而這轉變却又往往會向冒險的路上走去。

三，一國的輿論是很容易受人操縱的。這操縱不一定是用金錢或憑勢力去收買來的。因為在一國的輿論界中總有一些以愛國者自居的激烈份子存在着。這些激烈份子大多祇知道唱高調，祇要抓到一些機會，就肆無忌憚的亂叫一會。他們不顧事實上的危機，也不顧其本國的真正利益，祇知任意胡道，對外激起敵意，在內引起紛擾，弄得政府昏頭昏亂，稍一失措，往往便鬧出大亂子來。所以這一部份的人或機關實為和平的最大的威脅者。

四，我們如其想探究戰爭的原因，與其直接考驗政治的因素，還不如分析其他間接的因素，反比較來得切近事實一些。

末後還有極有趣的一點必須予以提出。孟納斯孟兄弟爭的是摩洛哥的鐵礦。摩洛哥鐵礦業組合所厭厭不肯放鬆的也是摩洛哥的鐵礦。可是直到今日為止，鐵礦沒有被列入摩洛哥所輸出的原料表中。摩洛哥的鐵礦究竟在那裏？說不定，有許多，也可以說沒有！是以在最後的歸結上，孟納斯孟和摩洛哥礦業組合也許都是上了人家的當，吃了一包空的糖。爲了沒有的鐵礦爭得面紅耳赤，鬧得星搖斗動，那纔真是大笑話呢！

### 編者的話

碰過釘子的人所說的話，就一般而論，總是比较可靠的老實話，本期中論述數學的重要的那篇文章，希望讀者格外注意。

希忒拉的私生活，取材於 John Gunn Her 的 Inside Europe 丁仁先生堅持要表出希忒拉是個童貞男，因他認為希忒拉的主要成功，還在他沒有家務之累。希忒拉確是一位值得欽佩的英雄，達年先生的「十八年前的回憶」，最能烘托出他的時代背景，和他所完成的歷史使命，請勿輕輕放過。上期的片片，該爲第八片，誤排爲第九片，特此更正。

下期出版日期，適爲八一三一週紀念日，我們特停刊一期，以誌哀忱，希讀者讀至此處，靜默一分鐘，把自己檢討一番，看看有沒有對不起民族或國家的地方。



## 憶西京

平兒

別離西京已整整一年，而我被禁錮在孤島上也整整是一年，現在遍地籠罩着瀾漫烽火，音訊梗阻，顯得異常的隔膜起來，更令人疑神遐想，想着那古老的都城。牠週圍環抱着雄偉突出的高峯，牠保守着數千年來的高等文化，牠蘊藏着民族最優秀的風格，那邊不乏當酒吭歌拔劍赴難之兒女們，幹出許多可歌可泣的偉績來，真好像意大利的羅馬一樣，要把歷史的光榮恢復過來。

記得在去年這個麥黃時節，遨遊於巍巍古城的郊外，憑弔歷史上英雄豪傑的手創遺跡，這個景象是永遠縈繞在我們的心胸，就其記憶所得，濡筆誌之：

出城東南六里有大雁塔，聳立在慈恩寺內，這寺院係漢宣帝所建，初名遊樂廟，隋時即改名無漏寺，開唐高宗念母文德后恩，曾經重將修葺，故又改名「慈恩」，就是高僧玄奘也會在這寺內修經誦佛過的。

大雁塔共七層，計一百九十六級，憑欄遠眺，見到古城蜿蜒在北面，秦嶺突起在南面，其間邱陵起伏，盡屬麥圃，矚目所至，遍地黃色，令人有「盡天下莫非黃土」之概；塔傍豎有褚遂良書聖教序碑，字跡挺健圓潤，確是書中極品。

更東南行五六里，入夾道，兩旁土岡高十餘丈，該地就是給一般愛吟京腔們最深印象的薛平貴十八年歸塞的武家坡，攀登岡上，過板橋便到了鑿門，進門見王寶川與薛平貴二塑像供諸堂中，前置香案蒲團，王寶川像十分秀麗端雅，始見古代美人絕非摩登姑娘之高乳突臀，可同一語：薛平貴像白面黑鬚，彬彬如也。更入內是塞塞故址，已經修葺，雖是塵積香案，尙覺清楚，內供王寶川立像，亭亭玉立，眉目動人。關於薛平貴王寶川的歷史，考諸史乘，並無紀述，究屬是事實還是好事者爲之，這就待史家去考證了。

向西折北行六里，有宋家花園，據說是宋菊塢先生所闢，名春暉草堂，園中藝花蒔竹，亭台假石，佈置得宜，小徑曲折，怡人胸襟，以前城中的士大夫們常執酒來此，大有林下之樂。

北行十餘里有小雁塔，是隋煬帝潘時舊宅，直到唐武后時易名爲獻福寺，後又叫做薦福寺。寺內有一大鐘，置於室內，其體積巨可盈屋，高度及於屋頂，稱謂「神鐘」，可惜所鑄字跡湮沒，年代無考。寺後有一塔，就是「小雁」塔，不能登，塔之中央自頂到

## 童男希忒拉的種種

(續第二面)

對於金錢的態度 希忒拉個人，對於金錢，並沒有特別用處，所以也不發生特別興趣。他沒有理財的技巧，他的缺乏經濟或財政的手段，是全歐洲聞名的。

而在事實上，他要金錢來幹什麼呢？國家供給他僕役，住宅，汽車，並其他一切需用品，不必他自己化錢去買。據說，他在一九三四年六月，爲要到意大利去會見慕索里尼，曾用自己的錢，買過一件新的雨衣，這怕是他最後一次用私人的錢來買的交易了！說起那件雨衣，還有一件故事。他臨走時，部下都勸他穿常服去，不必着軍服；當然，常服的外面，披著那件新雨衣。可是當他跨出飛機的時候，看見慕索里尼和其他的意大利人，都穿著莊嚴的軍服，他雖有新雨衣，好像感覺自己全然露體，滿肚子的窘急；他還疑心他的屬下，有意調排他哩！

希忒拉不支官薪，不，他支官薪，但把這筆款子，捐做一筆基金，專門救助做工時遇着意外傷害的工人。他自己沒有積蓄，他在一九三五年底，曾昭示國人，他是唯一的政治家，自己沒有銀行存摺，公債票，或股票。假如他這句話是對的，那

底，現一裂痕，恰成一直線，傳謂由於地震所致，可謂奇觀。

遺跡累累的西京，確是值得史家所重視的地方。方今國事多難，又為國際路線衝要之一，所以這古老的都城，却負有重大的使命！

回憶從前的西京是恬靜的，守舊的，多少含有古色古香的氣味，可是現在：緊張的空氣興奮了每個人的情緒，怒吼的聲浪傳遍了整整的西京，瞧着吧！過去的西京，現在西京，未來的西京！

## 座談會

(留美特寫之十二)

張文昌

美國近年來盛行座談會以提倡學術空氣，無論大小城市，無論男女老幼，農業社會或工業社會都有座談會的舉行，而尤以大學城為甚。作者在美短短的一學年中參加各式座談會也有數十次。

座談會有兩種方式，一種叫 Forum，一種叫 Pennal。前者應用較廣，類乎讀書會 Book Review Club 的組織。社會各界，如婦女界、宗教界、商界、圖書館、扶輪社及學校中的學術團體都舉行。法用加入會員為基本，輪流讀告讀書心得，批評及介紹新書，或報告問題。有時亦請來賓參加。這種會的時間一般在晚間，參加的人以婦女為最多，因為婦女大多數受高等教育，文化的水準甚高，文學哲學，社會問題，國際問題，政治經濟等都有適當的了解與認識。現代的家庭，因省時的機械的發明（如洗衣機，洗滌機，掃地機等），使主婦有空閒時間以從事文化，社會與休閒活動。晚上八點之後，晚飯既畢，既了家事，又無公事，家家都有汽車，遠在數十哩的開會地點亦不成問題。有時一月一次有聚餐或茶點，在聚餐後或茶

點前舉行座談會。輪值報告之一人或二人，總有十分鐘或二十分鐘的時間給聽眾詢問討論，興味甚覺濃厚。會終時聽眾必向講者握手致謝，這是一種文化上的禮貌。

後一種座談會比較地少。應用在大學裏的大班次裏（有時二三百人）最多，在小班裏也可以舉行，有時在無線電的廣播裏也有這種座談會的辦法。此種辦法必有二三人或二組人坐在上面，聽眾則坐在下面，此二三人或二組人坐在上面的代表相反或二種不同的意見。辯論，提出問題，互相反覆責難，詢問，使一個問題的各方面發揮討論無遺。講台上討論後亦騰幾分鐘或十幾分鐘讓聽眾提出問題，詢問。我個人覺得此種座談會比較更有興趣更徹底。

此兩種座談會，我以為應盡量介紹到中國來以提倡學術空氣。普通各界用第一種座談會，重心在於讀書報告。學校機關裏可提倡第二種座談會，重心在多人討論。許多青年一離開學校，甚至做了教員，亦不大喜歡讀書，此種座談會倒是一種對症之藥。

他必把他那我的奮鬥一書的版稅，捐於某個團體了。這一本書，現在強迫每一個德國人要讀，而它的售價，又特別高，每本 2.50 馬克，合國幣九元餘。自從 1935 出版時起，到了現在，已銷 1,500,000 本，倘他的版稅是百分之十五（那不算高），那他到 1935 為止，單從這本書上所收的版稅，該有 160,000 鎊或國幣 2,720,000 圓了。

對於宗教的態度

他在天主教的環境中長大，可是他在極早的時候，已對宗教失去信仰，從不參加任何宗教的儀式。他的政府，一組織就緒，開宗明義第一章，就攻擊天主教，新教，連同和宗教相關的猶太人。

他為什麼要如此？研究他的理由，全然是政治性的，決不是宗教性。在希特勒看來，國社黨的主要任務，就在能把整個的德意志，加以統一；為欲求達此目的，就得把各種競爭勢力，加以消滅。德國須是德國人的，梵諦岡的教皇，猶太人的族類，都含有國際的性質。既是國際性的，就不是德國所獨有的，就不是十足德國式的，所以這類東西，概須在德國絕跡。他不喜歡銀行家，他憎惡百貨商店，因為它們都代表着非德國的國際的財政的和商業的勢能。他痛恨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因

冒險  
小說

## 士麥拿的女俠 (三)

(Philip Gibbs 原作)

朱生豪譯

前文提要：在希臘，土耳其，以及近東各處，「士麥拿的史密斯姑娘」的名字贏得一切人的尊敬。一個英籍富商的女兒，她有堅強的手腕，遠大的眼光，和仁愛的心腸，在希土戰爭中，她以垂暮之年，爲兩方無辜的平民盡過很大的力量。作者經她姪子的介紹，一天在一個希臘統帥的家中遇見了她，同時又遇見了她的美貌的養女哈麗特。

「他們是可愛的，這些希臘小乖乖們，着惱。」

「她對我說，兩個嬰孩坐在她的膝上，玩弄她的金鋼鑽戒指，爲它們的光彩所迷惑。於是她深深地嘆了一口氣，隔了一會兒用她的古怪而出人不意的方式發了一個驚人的問題：『你也有些同情心嗎，年青人？』」

我喃喃地說了一些我沒有尼羅（古羅馬暴君——註）式的本能的話，但是她不理會我的答復。

「要是你是一個動動筆頭的人，除了專門搜尋動人的事實之外，」她說，「你應該設法阻止再一次無辜者的殺戮。」

我問她：「什麼殺戮？」

她嚴肅地回答：「爲了上帝的慈悲起見，阻止那協約國和土耳其訂立的條約，那是足以引起以後無數的慘劇的。」

說起「協約國」這一個名詞似乎使她很

協約國！法國和英國的出色的聯盟——

像貓狗一樣彼此咆哮着！敘利亞到君士坦丁，到處都在彼此鉤心鬥角！」

她很快地立起身來，握着瑪柴拉奇斯太太的一隻手，撫摩了一會兒。

「你是一個好母親，一個勇敢的女人。可是我對於一切希臘女人和她們的小寶貝們的希望，是讓他們遠離士麥拿。」

瑪柴拉奇斯太太連嘴唇都發白了。

「我的丈夫——」她吃吃地說。

「是的，」史密斯姑娘說，「你的丈夫相信希臘會恢復她在小亞細亞的舊日的威權。替我告訴他他是一個傻子，和他的一切同伴們一樣。」

她俯下身去吻那些孩子們，於是轉過身來把手伸給我。

爲它們與世界的團體，發生聯繫，其目的在乎世界大同，而世界大同的理想，決不能和十足德國意味的民族觀念相混。他深惡和平主義者，因爲他們反對戰爭，也是國際主義派人。

在希忒拉看來，天主教是危險的勢能，足以妨害德意志的統一。天主教徒於順從國家之外，又須順從教皇，受教皇的牽制；這是希忒拉所最深惡痛疾的事，是面可忍，孰不可忍。所以國社黨公然標出旗幟，反對「黑鯨鼠」——那是國社黨員給教士所題的綽號。新教怎樣呢？從理論上說，它該和國社黨的理想相合，因爲路德根本是德國人，而他的教義，又注重民族的立場。希忒拉想：只要從軍隊的牧師中，派出一位主教來，統制全國教務，那就可受他的指揮，供他的驅使利用了。他的觀念錯誤了，教會的問題，到今還是一個大問題，始終沒有獲得適當的解決。

國社黨統制新教的企圖，既歸失敗，結果，國社黨黨員，都自然而然地拋棄宗教信仰，變成外教徒；而德意志人所共信的「諾爾斯族之謎」，就自然而然地代替了基督教，作爲國社黨的普遍信仰。這種信念，推到極端，就把它化作民族宗教的企圖。國社黨黨員 Heiden 曾說過這樣的話：「真的，我們除德意志自身而外，不需要其他的神。」這話極關重要。（完）



「你似乎很老實，」她說。「同我那個不懂規矩的姪子一起到我那裏就擱一個星期吧。你的老房間已經修整好了，捷勞特。」

「好極！」捷勞特說。「哈麗特和我可以打幾次網球了。」

他照常用他的漫不經心的態度說着，可是我能夠清清楚楚地看出來，他已經全然在那個睫毛長長而具有東方風度的魅豔的女郎的注視下軟化了。

後來他自己也向我這樣承認，當我們從土耳其人區域回到大皇宮飯店去的時候，那時有一大隊褐色的污穢的駱駝滿裝着一包包的貨物，把它們寬大的腳緩緩地移動前進，我們不得不擠在道旁，等候它們過去。

「嚇！」他把帽子望腦後一推，喊着說，「那個哈麗特女孩子簡直使我覺得像我瑪卡揚 (Omar Khayyam, 波斯詩人——註) 一樣了！」

「樹陰下一卷詩篇，

酒一壺麵包一片，

你在我身邊歌唱，

曠野啊便是天堂！」

他用一種半真半假的情感念着這幾行熟悉的詩句，全然不顧到在市集的一角一隻小小的火鉢旁邊，有五個年老的土耳其人從他們蓬鬆的眉毛下對這個眼睛裏發着光，聲音洪亮而穿着海軍制服的年青基督徒狗投出憎恨的眼光來。

這樣，由於運命在人生中織下的一根小小的偶然的線索，我發現我自己是在山間的彭那巴脫村中，成為士麥拿的史密斯姑娘別墅裏的賓客了。

我記得我和捷勞特驅車到那位老太太那裏去的情形，兩匹小亞細亞種的小馬拖着我們的車子，——壯健的小畜生，尾巴長得像阿拉伯馬一樣。那是我第一次從高處下望士麥拿，而現在那地方已經全然變成一片焦黑的灰燼，希臘婦孺的燒焦的骨骼壓在崩塌的磚石之下，我祇能從記憶中回想到那美麗而平和的景色了。

我們出了雜沓的市集，穿過一條稱為加里約代西的街道，到了跨越污濁的委特曼和里斯河的卡拉凡斯橋上。在峻峭的河岸旁有幾所關得緊緊的木屋，高高的柏樹像黑色的剪刀一樣剪斷了天空的蔚藍。樹陰下隨處有土耳其人的墓地，一塊塊墓碑頂上刻成骷髏似的形式，向旁邊斜斜着，像是厭倦於立着看守死人一樣。幾個小土耳其人在河中游泳，暖風在水面吹着，一隊巡邏的希臘兵唱着歌走過橋。土耳其的婦女一見他們拉上了臉紗，一個老土耳其人蹲在牆腳下，當他們走過後吐了一口唾沫。

配極斯山幽暗而陰沉地聳起在我們的頭頂，在手創此城的亞力山大大帝的宮殿遺址上建立着一座堡壘。但是在我們的脚下展開着全城的景色，熱烈的陽光溫暖地照耀在鱗

次楠比的褐色瓦的屋頂上和用白雲粉刷的牆壁上，而海灣彎彎曲曲地環繞着，比上面的天色更為深青而同樣澄靜。希臘砲船英勃羅斯在那邊碇泊着，鋼鐵的甲片閃閃發光，而捷勞特所屬的龍艦在離岸較遠之處，砲的影子映在如鏡的水中。

「好一個所在！」捷勞特望着這種景色，這樣說着。「我似乎記起了我在溫徹斯脫讀書的時候課本上所說的話。」

「我想它也許再會在歷史上提起罷，」我說，那時雖然有熱烈的陽光我却覺得有一陣古怪的寒氣直透到我的骨髓裏。那正是在瑪柴拉奇斯太太家裏所感到的悲劇的預兆。

「想不出為什麼我這位出色的老姑母會這樣歡喜這地方，」捷勞特說，厭倦地打着呵欠。「有那麼多錢，我一定要揀一處有文化的所在住下，和勤於洗濯的人住一起。」史密斯姑娘的家似乎正是從捷勞特腦中所認為有文化的地方——小小的古老的英國——搬了過來的。門外有一隊長長的駱駝隊伍在一個飲水的井旁歇足，這裏在白色的多灰塵的路上，松柏和塔尖高聳雲霄，便是古老的古老的東方，具備着它的典型的色彩，沉默，香味和神祕。可是一進了門，就可以看見草坪和花牀，佈置得整齊齊齊，再過去是一所方形的屋子，正面用灰泥建築着，正像供那留着鬚髯的城市中發財商人居住的任何維多利亞朝中葉的建築物一樣。(未完)





## 彭飛龍

(明季嘉定義民別傳之六)

胡山源

等到彭飛龍和鄉中四十個少年，走到淮上，北京已被李自成打破，崇禎皇帝已經自盡了。他們一片勤王之心，只好暫且收拾起來，回到他們的故鄉嘉定葛隆鎮。

彭飛龍是讀過書，習過武的，所以他在一般鄉民之中，就成了一個領袖。他動身上時，大家很聽他的話，他回來後，大家還是很聽他的話。他的話是，「我們是大明的百姓，我們總要保牢大明的江山。」

過了一年光景，滿人趕走了李自成，佔有了北方，不久，又將南都打破了，就分兵來略取江南一帶的郡縣。彭飛龍到了這時，便愈加激勵他的鄰里說，「現在益發不得了了，居然異族胡兒，也來作我們中國的主人翁。我們更應該拚命，保全這東南半壁。」葛隆鎮上本來很多懂得大義的人，例如劉教王憲等，他們也都踴躍起義，來抵抗那盤踞吳淞和太倉兩地的清兵。彭飛龍和他們各自聚集了一千多個人，彼此商量好，分頭抵擋，他所負責任的，是鎮的北面。

清將李成棟，爲了要打通吳淞到太倉的道路，先後攻破了嘉定的羅店，磚橋，婁塘諸鎮，後來又將嘉定屠了城。現在，他又看上了葛隆，要想將牠來解決。但是他也知道

葛隆鎮的人，正和別鎮上的人一樣，不是好惹的。他總希望他們會投降，可以不費一矢，達到他平定各地的目的。他知道葛隆鎮上領袖，除了劉教和王憲之外，便是彭飛龍，而且彭飛龍似乎還比劉王二人的勢力要大些，所以他除了派兵圍困葛隆鎮以外，又派人先來和彭飛龍接洽。

這天，彭飛龍所守的柵下，來了一個人，要求開放柵門，讓他進來。那些鄉兵，聽他的口音是吳淞人，不是北人，便放了一半心。他們問他有什麼事，他說，有重大機密事，要見彭飛龍。他們去請得了彭飛龍的許可，就將這人放了進來。

這人一見彭飛龍，便自己通報姓名，說是叫朱宇，在彭飛龍問其來意之後，他說，「我不忍地方的糜爛，更不忍葛隆遭着與羅店和婁塘等地一般的命運，所以想來和你談談。現在李將軍也並不要以干戈相見——」

「那末說，」彭飛龍不等他說完，就截住了他的話頭，「你是李成棟差來的說客了？不要婉轉其詞，李成棟究竟叫你說些什麼？」

「是的，也可說是李將軍派我來的。不過在我自己，也委實希望大家和氣，化干戈

爲玉帛。現在不必說天下大勢都已歸了大清，就以貴縣嘉定而論，打起明朝旗號的，也不過兩三個市鎮罷了。識時務者爲俊傑，可必要硬幹到底，勞而無功呢？」

「乾脆一句話，」彭飛龍將眼光注定了朱宇說，「李成棟叫你來勸我投降，是不是？」

「是是是的。」朱宇頗想賣弄他的口才，說得婉轉些，詳盡些，不料彭飛龍却那樣的直捷爽快，他倒一時沒有了主意，不曉得彭飛龍究竟是什麼存心，只得期期艾艾地答應着。

「好的，你就回去告訴李成棟，」彭飛龍揮着手說，「凡事都好從長計議。他假使果然有好奇，明天叫他領着他的人，來到我們柵下，彼此而談。」

「這樣說，你是答應了？」朱宇不禁喜出望外地說。

「是的，答應了，」有幾個在彭飛龍身邊的鄉兵說。

「那末明天辰時，在柵下相見，」朱宇臨走時說。

「辰時相見，」彭飛龍也答應了一聲。朱宇去後，彭飛龍就召集了他手下的鄉

兵領袖，來商量明天的事情。他故意問他們說，『李成棟叫我們投降，你們看是怎樣？』

『投降有什麼要緊，居然有人這樣說。但是立刻就有人斥責說這話的人。』

『投降當然談不到。只要他們不來打我們，我們也不去打他們，大家保持和氣就好了。』又有人如此說。

此外，也有許多意見發表出來。

『你們這樣說，』末了彭飛龍說，『當然也有你們的理由。但是人生在世，總要有一些骨氣。何況李成棟的話，本來靠不住，而韃子的兇暴，又本來是到處有名的，我們不要上當，後悔嫌遲。我們只有死中求活，多挨一刻是一刻。我的主意已經定了，請你們大家始終幫着我。』

他說到這裏，就將他的計劃詳細告知了大家。好在大家素來聽從他，而且也知道所說的都是真話，所以誰也不反對。他又派人去通知了劉敖王憲諸人，彼此接應。

明天辰時，李成棟果然領着幾百個兵，來到了彭飛龍的柵下。朱宇走向前來喊着說，『李將軍已經到了，可以大開柵門了。』

『好，你們慢慢地走近前來，我就吩咐他們開，』彭飛龍在柵上說。李成棟等果然又走近了幾步。

『開！』彭飛龍將手向後一揮，嘴裏喊出了這一個字。

『轟！』大礮隨着彭飛龍的聲音果然開了出來。

李成棟算僥倖，沒有給大礮打中。可是其他被打中的很多，而且李成棟急於要在第二礮放出之前逃避，慌忙之間，竟至跌倒在溝中，一隻腳也受了傷。跟從的人將他救了起來，狼狽地回到了自己的營裏。

『想不到我到處爭戰，並未吃過大虧，却在這裏給這個乳臭小子所作弄！』李成棟恨恨地說。當下，他就派他的部屬金鯨，限於明天的下午，打破葛隆。

李成棟一退，彭飛龍就知道他決不會就此干休，一定還要派兵前來攻打，所以他就邀集了劉敖王憲諸人，商議着應敵的方法。憑着他的謀略，他安排好了誘敵之計。

他知道金鯨一定先來打他的地方，他就叫他的精銳，散處在較遠的幾條巷裏，在他的柵上，只留着少數的老弱殘卒。這些殘卒，一看見大隊的清兵，就在『韃子來了！』的喊聲中，四散奔逃了。

金鯨一看見這個情形，認爲鄉兵已經胆怯，又急於要建功，就不顧一切，領着他的部下，將柵門攻倒了，殺進鎮裏來。可是奇怪，他走了幾條巷，却不見一個人影。這時他才知有些不對，連忙號令他的部下，前隊作後隊，後隊作前隊，退出柵門去。然而突然之間，他的隊伍還沒有完全轉身，一切都變了，柵門外面，不知從那裏來了許多鄉

兵，都在等候着他們，準備廝殺。同時，各條沒有人的巷裏，也都有人殺了出來。他和他的部下，竟受到了完全的包圍。

『殺韃子呀，不要放走了一個！』各處都是這樣的喊聲。

金鯨一看這個情形，知道惟一的出路，還是方才的進路。他只好不顧一切，領着他的兵，向柵門口衝出去。

在混亂之中，他的兵死了一半以上。沒有死的，也都無心戀戰，各自四散逃命，再也不能聚在一處，整隊而退。便是金鯨自己，雖然衝出了重圍，也只好落荒而走。他當然不認得路，又沒有嚮導，只好聽由他坐下的馬，要走那裏就那裏。他這樣的走着，終於在一條河邊，給豆腐店夥朱六拖下馬來，跌入河中，後來被衆鄉兵擒殺了。

四散的清兵，給劉敖王憲這方面所殺死的，共有七十二人。葛隆鎮上得了這樣一個勝利，沒有一個人不開心的。

李成棟聽見了金鯨的全軍覆沒，吃驚不小，才知道葛隆鎮的人果然厲害。他存着不做二不休的決心，就將別處的兵都調了來，猛烈的攻打。並且他也知道彭飛龍頗有計謀，不是一味蠻攻所能奏效，所以就定下了兩個進攻的原則；出其不意的時間，和出其不意的地點。

他不像第一次，只隔一天，就派金鯨來。這次，他等了三天，使葛隆鎮上的人，都

生了懈心，他才親自統率大軍，直壓而來。勇。

他又不像第一次，隨便揀一個地方，冒昧進攻。這次，他預先派人在鎮內鎮外，探聽明白，什麼地方險要，什麼地方人多，他只揀地較幽僻，守兵較少的所在，長驅直入。

最後，他的同伴越變越少，他的地域也越縮越小。他已到了絕境。

李成棟成功了，他的兵在七月二十六日的五更，由南橋攻了葛隆鎮中，最初出來抵抗他們的，只有葛小溪父子四人。他們肆行屠殺，街上的血，簡直要沒到人的踝骨上。

「各位弟兄，」他對身邊僅有的幾個人說，「我的力已經用完了，不能再作什麼了。人生總有一死，北京皇帝還自盡了，何況我這個區區小百姓。我不願聞韃子的膻味，

不過他們打到了北柵一帶，却攻不進去，因為這裏是彭飛龍所守的地域。

他們看見彭飛龍倚在一垛牆上，非但沒有倒下，並且面不改色，生氣凜然。他們認得他，都對他發着含有敬意的歎息。

他不但對鎮外有防禦，對鎮內也有準備。他知道清兵固然不能從他所守的柵口入鎮，却可以從別的柵口入鎮，所以在他防地的後面和左右面，也都早已置好柵門，派人把守着。

清兵聽他們沒有動靜，就衝了進來。他們看見彭飛龍倚在一垛牆上，非但沒有倒下，並且面不改色，生氣凜然。他們認得他，都對他發着含有敬意的歎息。

他從早上守到旁晚，清兵總是攻不進去。然而柵上的人，除了這一塊地方以外，死的死了，跑的跑了，誰也不來接應他們。就是他自己的人也有死的和跑的，只在漸漸減少下去，削弱他們的抵抗力量。而清兵呢，則因為在別處已無人可殺，更加集中到這裏來，拚命攻打着。

六月在紐約舉行的世界重量級拳擊比賽，去年的錦標保持者是德國的希墨林 (Max Schmeling)，今年的錦標却是黑人喬·路易斯 (Joe Louis) 了，今年的決賽仍舊是他們兩人，在十餘分鐘裏，喬即將希打倒，有些人說希已死在醫院。

還有他和他的同伴，共鬥了一天，粒米沒有下咽，並且一直喘息不定，沒有好好地透過一口氣，飢疲交迫，委實有些難於支持下去。而清兵呢，真所謂士騰馬飽，越殺越

黑人運動家漸漸是誇耀世界，如從前短跑的吐命與墨托加天，及上屆世運連得三項冠軍的奧文思，現在還有一個被稱為「棕包的炸彈」的喬·路易斯，他有魁梧的體格，他的打法非常靈活的，他的聰明，他的迴避法與突然雙手猛烈的襲擊法，沒有火氣。包爾 (Max Baer) 也是一個老將，他批評說「喬·路易斯有改良的打法，希墨林的打法仍舊漂亮 (Smart)，只具有美觀的條件。」

他幾個殘存的人，也都一一自殺了，沒有一個投降的。

喬·路易斯，他不過一個貧窮的小工出

他從早上守到旁晚，清兵總是攻不進去。然而柵上的人，除了這一塊地方以外，死的死了，跑的跑了，誰也不來接應他們。就是他自己的人也有死的和跑的，只在漸漸減少下去，削弱他們的抵抗力量。而清兵呢，則因為在別處已無人可殺，更加集中到這裏來，拚命攻打着。

喬·路易斯，他不過一個貧窮的小工出

他從早上守到旁晚，清兵總是攻不進去。然而柵上的人，除了這一塊地方以外，死的死了，跑的跑了，誰也不來接應他們。就是他自己的人也有死的和跑的，只在漸漸減少下去，削弱他們的抵抗力量。而清兵呢，則因為在別處已無人可殺，更加集中到這裏來，拚命攻打着。

喬·路易斯，他不過一個貧窮的小工出

他從早上守到旁晚，清兵總是攻不進去。然而柵上的人，除了這一塊地方以外，死的死了，跑的跑了，誰也不來接應他們。就是他自己的人也有死的和跑的，只在漸漸減少下去，削弱他們的抵抗力量。而清兵呢，則因為在別處已無人可殺，更加集中到這裏來，拚命攻打着。

喬·路易斯，他不過一個貧窮的小工出

他從早上守到旁晚，清兵總是攻不進去。然而柵上的人，除了這一塊地方以外，死的死了，跑的跑了，誰也不來接應他們。就是他自己的人也有死的和跑的，只在漸漸減少下去，削弱他們的抵抗力量。而清兵呢，則因為在別處已無人可殺，更加集中到這裏來，拚命攻打着。

喬·路易斯，他不過一個貧窮的小工出

他從早上守到旁晚，清兵總是攻不進去。然而柵上的人，除了這一塊地方以外，死的死了，跑的跑了，誰也不來接應他們。就是他自己的人也有死的和跑的，只在漸漸減少下去，削弱他們的抵抗力量。而清兵呢，則因為在別處已無人可殺，更加集中到這裏來，拚命攻打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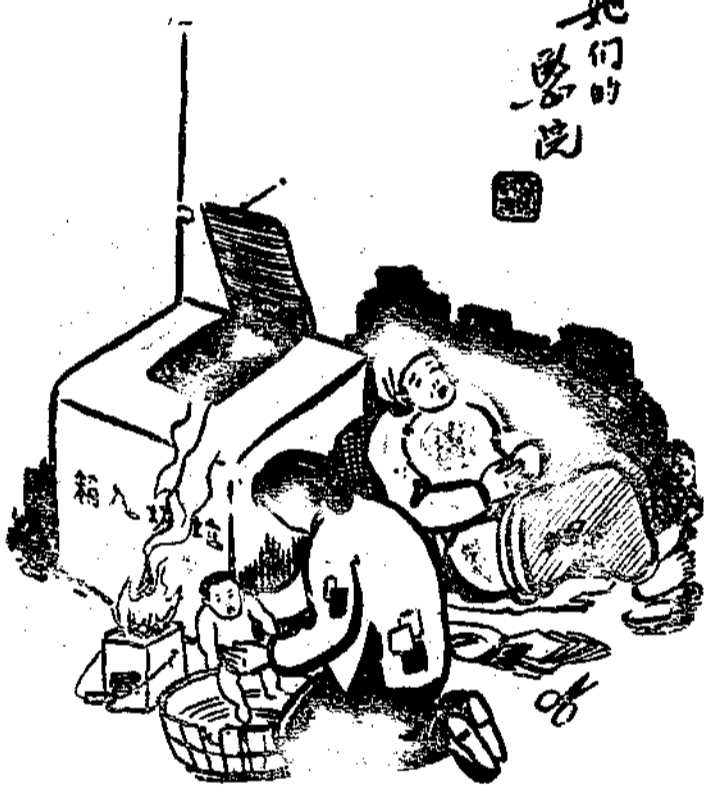
喬·路易斯，他不過一個貧窮的小工出

他從早上守到旁晚，清兵總是攻不進去。然而柵上的人，除了這一塊地方以外，死的死了，跑的跑了，誰也不來接應他們。就是他自己的人也有死的和跑的，只在漸漸減少下去，削弱他們的抵抗力量。而清兵呢，則因為在別處已無人可殺，更加集中到這裏來，拚命攻打着。

喬·路易斯，他不過一個貧窮的小工出

他從早上守到旁晚，清兵總是攻不進去。然而柵上的人，除了這一塊地方以外，死的死了，跑的跑了，誰也不來接應他們。就是他自己的人也有死的和跑的，只在漸漸減少下去，削弱他們的抵抗力量。而清兵呢，則因為在別處已無人可殺，更加集中到這裏來，拚命攻打着。

喬·路易斯，他不過一個貧窮的小工出



### 世界文化動態

蒙尼譯

(三) 黑人拳王再得錦標

六月在紐約舉行的世界重量級拳擊比賽，去年的錦標保持者是德國的希墨林 (Max Schmeling)，今年的錦標却是黑人喬·路易斯 (Joe Louis) 了，今年的決賽仍舊是他們兩人，在十餘分鐘裏，喬即將希打倒，有些人說希已死在醫院。

黑人運動家漸漸是誇耀世界，如從前短跑的吐命與墨托加天，及上屆世運連得三項冠軍的奧文思，現在還有一個被稱為「棕包的炸彈」的喬·路易斯，他有魁梧的體格，他的打法非常靈活的，他的聰明，他的迴避法與突然雙手猛烈的襲擊法，沒有火氣。包爾 (Max Baer) 也是一個老將，他批評說「喬·路易斯有改良的打法，希墨林的打法仍舊漂亮 (Smart)，只具有美觀的條件。」

喬·路易斯，他不過一個貧窮的小工出

# 讀者園地

## 母親

禾方

念叁年的秋天，母親的肺病更加重了，咳嗽時面青筋暴，曲著腰半天直不起來，那種痛苦的样子，使人見了非常難過。家中雖盡力的遍請名醫，無奈病入膏肓，藥石已是無效，醫生大都勉強的敷衍一陣，搖著頭走了。

父親沒法，祇得陪同到鄉間去，希望鄉間恬靜的環境，新鮮的空氣，或能治療母親的病於萬一。

姊姊與弟弟都跟了去，我和哥哥卻爲了求學和職務的關係而羈留在滬濱。

那天我們送母親上輪埠，在輪船上，母親喘着氣吩咐說：「你兄弟倆在上海冷暖自己要當心，比不得我在身邊，時時好照顧，我在鄉間病自會好的，你們不用悲傷記掛，曉得嗎？」

我們一一都答應着，不一時輪船將開，父親黯然地說：「你們回去罷，當心自己的身體。」

在歸途上，一顆悵惘的心忐忑不定！默念母親此去不知是凶是吉。

自母親去後，我們天天在上海過着杌隉不安而痛苦的生活，日日盼望郵使送來較好的消息。

約莫過了半月的光景吧！總算盼望到了！伸著抖顫的手，迅速地拆開信封：然而失望得很，寥寥的幾個草字，正是父親的筆跡：「兒鑒：汝母病已危篤，見信速歸。」

呵！我眼前一切都模糊了，我疑心這是夢，這是惡夢，我想起母親平時待我慈愛和藹的情形，心內一陣酸痛，眼淚早已不自主的撲簌簌落下來。

當天的下午，我和哥哥匆匆整理些簡單的行李，歸心如箭的踏上輪船。

在天色微明的時候，我們已到了故鄉，雖然久別不見的故鄉是那麼美麗，清靜，但是爲了母親的病，那裏還有欣賞的閒心呢。

急煎煎的走到家裏，一進門見父親背着雙手在客廳裏踱着方步，一眼看見我們進來，憂傷憔悴的臉上露出微微的苦笑說：「好極！你們來了，這幾天你母親病勢更重，天神志不清的喊着你們的名字，我真沒辦法

。

我們一邊叫應，一邊噉答着，就心不暇顧的走進母親的房裏，房裏正點着一支安息香，烟霧迷漫地籠罩着全屋，靜悄悄的鳥雀無聲，母親正朝着外牀睡着呢。我們不敢驚動她，輕輕地躡着足走到牀邊，看着母親的臉更加瘦削了。兩頰的顴骨，高得怕人，我心裏不禁感到一陣悲痛。這時母親已經驚醒，張開眼睛，兩條慈祥的目光驚喜地向我們望着說：「啊！你們來了，可想得我好苦。」

我們忙趨前應了一聲：「孩兒回來了，不知母親病狀可好些否？」母親悠悠地歎了一口氣說：「那裏會好啦！我只道今生再亦見不到你們了，誰知你們竟會來的，我好安慰。路上很辛苦的，且到外面去休息一會吧。」

我們不敢違背，就悄悄地退了出來。在鄉間，我們幾個兒女每天在房裏陪伴着母親閒談，或講些笑話替母親解悶，光陰如飛地消逝，而母親的死期也就一天天的接近了。

一天，母親流着淚，執着我的手，親熱地對我說：「方兒：你知道母親要死嗎？」我惘然地回答：「母親不會死的。」她揩了揩眼淚，嘆息說：「唉！傻孩子，你的性子太誠實，愚笨，暴躁，凡事不能忍耐，將來不免要吃虧的，趁我還未噓氣，想吩咐你幾句話，你要牢牢的記着。現在家境很是困難，我死後勢將更加凋落，所以你決不能再繼續

# 思潮

呂注月

蔚藍的天空中，燦爛的銀河橫貫着，當中懸着一輪皎潔的明月，和風徐徐地拂來，有無限的愉快，一天的疲勞，都飄到九霄雲外去了。

天上沒有一片烏雲，月兒分外顯得潔白了；像一個妙齡的少女，在笑那碌碌庸庸的世人。我又瞧了瞧月兒，想念我的妹妹起來；

那是四年前的一个晚上，母親含着淚，父親的臉很消沉，搖籃中睡着二歲的小妹妹，面孔已是很黃，閉住了眼睛呼呼的透氣；旁邊的桌上放着藥碗，她不是睡是病，一個很重的病。一盞煤油燈發着光，弟弟和妹妹已睡着了，發出不同的鼻息聲。母親的目光在注視小妹妹，她忽而顫了顫手足，一個驚跳，完結了透氣聲，母親忍不住哭出來了；

父親很鎮靜，按住小妹妹的脈息，囑母親不要哭，撫摩着，果然沒有真的死去，她從死神的懷抱中躍回來了，是何等的可慶呀！她漸漸的長大，偉大的母親撫養成一個粉紅色的蘋果臉兒，兩粒活潑的眼珠。玲俐的小嘴正能講話的時候，不幸的事來到，慈愛的母親與世長逝了！到安樂之國去了！再也沒有繁雜的家務糾纏她了！

小妹妹就寄養在姑母家中了，姑母自己有許多兒女，不能十分照顧她；她粉紅色的

小臉漸漸的消瘦着，更也在思念慈母罷！乏神的眼中常掛着淚痕。

鎮海又封鎖了，故鄉——浙東——在動盪中，這一個新聞，無異是針刺，不時縈懷着那可憐且可愛的小妹妹。

一陣寒風刮來，打了一個寒噤，再望望月兒，淚忍不住奪眶而下了。寒風不住的吹來，我的淚珠也不斷的掉下來。

一道白光，觸到我的眼簾上，帶淚的眼睛瞧着是一粒流星，我心坎起了一個高潮，全身的血也沸騰了，這一粒流星牠因為老去了，失去閃閃的明光，變成碎片的隕石了！沒有能力的人，也和流星一樣不能生存在天空。我握着拳頭，怒目的注視東方，人唯有打退黑暗才得有曙光；小妹妹！你期待着吧！晨曦的曙光快來了。

樓梯一陣脚步声，接着便是弟弟尖銳的呼喚：『哥哥！你爲什麼在這裏，臥室裏一個人怪寂寞。』我祇點點頭，答他一個唔字。他跑過來一看我說道：『哥哥！你又在想念母親了嗎？掛着這許多淚痕；現在我們最緊要的還是刻苦用功，則慈母亦可九泉含笑了。徒哭何用呢？反而憂壞了身體。』

我揩乾了淚珠，尙對月兒癡望，弟弟催促道：『哥哥！風太寒了，我們下去罷！』



求學，將來不免要去學生意，你要明瞭，店裏先生打你或罵你，是要你好，要你上進，萬不可生怨恨心。無論什麼事情，有不懂的地方，終要受些磨難。你若是有志紀青青的人，終要受些磨難。你若是有志向的人，須聽母親的話，一切困苦都要忍耐，將來你在社會上或有些寸進，我在九泉亦歡喜了，你明白嗎？」母親說到此地，又很厲害的咳嗽起來，我連忙俯着腰，偷偷拭去流下的眼淚，輕撫着母親的胸口安慰道：『母親，一切我都知道你快不要難過，安心地養病吧！』母親喘着氣又撫着身邊的弟弟歎道：『我死後這可憐的孩子，將更苦了，』說着又悲傷起來。

雖然我們這一大羣的子女都希望母親不要拋棄我們死去，但是希望祇不過是希望，慈愛的母親終於在一天的晚上，溘然長逝了，臨終時還戀戀不捨的注視她幾個可憐的兒女。一時房裏充溢着悽慘的哭聲，我眼着殘酷的死神硬生生的奪去我的慈母，一股不可遏止的酸痛，湧上心頭，眼前一陣烏黑，一時竟昏厥了過去。

當我醒來的時候，母親的遺體已移在靈堂上了。桌上點着兩枝白色的蠟燭，綠豆似的燭光一閃一閃地，好像在悲歎着這一幕人間的慘劇。

自這天起，我們就成了一羣徬徨無依的孤兒，每天浸淫在孤苦淒涼的霧團裏。

(新月), soul's delight(內心的快樂)。

(f)習用語: for mercy's sake(為慈悲起見), at his wit's end(他智窮而不知所措), at his fingers' ends(熟知, 瞭如指掌), the ship's passengers, (船客), the boat's crew(船上的船員們)

### 練 習

改正下面關於名詞所有格的錯誤, 不錯的不必改: —

1. The door's handle has been broken.
2. This town's streets are dirty.

3. We shall have a month's holiday.
4. The birds's nests were broken.
5. The garden's fruit is ripe.
6. The flies humming (嗡嗡聲) is annoying(使人討厭)。
7. I will give you five minutes's grace (五分鐘的寬限)。
8. The clock's hands (針) were pointing to six.
9. It is heaven's will.
10. It was within a hair's breadth of overflowing. (它幾乎要泛濫了)。

## 複數主詞和述詞

(英文文法作文第七講完)

趙 鴻 雋

1. 你們的學校在何處? 2. 在那山上。

所有格代名詞的複數。  
作主詞用的人稱代名詞, 有單複數的分別, 表示“所有”的人稱代名詞, 也有單複數的分別。

單 數	複 數
my (我的)	our (我們的)
your (你的)	your (你們的)
his (他的)	their (他們的)
her (她的)	
its (它的)	

表場所的句子

“am”, “are”, “is” 等動詞, 普通用以表示狀態, 這點我們在前面已經講過。但 “am”, “are”, “is” 等, 普通又用以表示場所, 在表示場所時, 它們後面都接前置詞 (Preposition)。

1. He is in Nanking. (他在南京)。
2. My book is on that desk. (我的書在那書桌上)。

表場所的疑問句

在一般疑問句的場合, 只須把動詞“be”放在主詞之前即可, 但當詢問“在什麼地方?” 那樣的場合, 就須借助於疑問詞 “where”。該 “where” 也須放在句首。

一般疑問句: Is he in Nanking? (Is he...?)

他在南京嗎?

特別疑問句: Where is he? (...is he?)

他在什麼地方?

同樣的例句, 有如下:

1. Where is your reader? (你的讀本在何

處?)

2. Where is my letter? (我的信在何處?)

作 法

例題(1)的主詞是 “your school,” “在何處” 相當於 “where,” 述詞是什麼呢? 原來這句的意義, 等於 “你們的學校是在何處?”。所以它的述詞是 “is,” 它的基本部份, 是 “Is your school...?”, 再於其前加 “where,” 成爲:

Where is your school?

例題(2)的基本部分是 “It is...,” “在那山上” 相當於 “on that hill,” 兩者併合, 成爲:

It is on that hill.

### 練 習

將下列各句譯英:

1. 你們是何等樣人? 我們是學生。
2. 這班人是海軍軍官 (a naval officer) 嗎? 他們不是。他們是海軍學校的學生 (a cadet)。
3. 你的家在何處? 在蘇州。
4. 你的鐘在何處? 在我的書房 (a study) 內。
5. 你的孩子們在何處? 在那株樹下。

答 案:

1. What are you? We are students.
2. Are these men(they) naval officers? No, they are not. They are cadets.
3. Where is your house? It is in Soochow.
4. Where is your clock? It is in my study.
5. Where are your children? They are under that tree.



training (mostly to Chungking).

If you take those few pleasure-seekers as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Chinese students, you are liable to get the misconception. It is the Chinese students who played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Battle of Taier.

Comment 評論.

Be permitted to say something more 恕我贅述幾句.

Not intend to defend ourselves 並非要爲自己辯護.

Could see through her 明瞭中國.

Typical students of China 中國學生的代表.

Hanging around 留戀.

Theatres 戲院.

By no means... either 更非

For many reasons 爲了種種原因.

Graduation in the near future 將要畢業

Financial troubles 經濟困難 etc.等等.

Have to = must

As to 以至於.

Indulge in 沉溺於.

Am aware = understand.

Done their best 十分努力.

Despite of 雖則

Unfavorable situation 惡劣的環境.

A great number 多數.

Interior 內地.

Political training 政治訓練.

Mostly to Yen-An 大部份往延安.

Military training 軍事訓練

Chungking 重慶

chwang and it is the Chinese students who defended the Lion Hill Forts in Kiukiang.

The Chinese students, as a whole, have already shown their patriotism not only in words but also in deeds.

A Chinese Student.

Pleasure-seekers = amusement-seekers

Representation 代表.

Liable to 易於.

Misconception 觀念錯誤.

Play an important part 佔重要地位.

Battle of Taierchwang 台兒莊

Defended 保衛.

Lion Hill Forts 獅子山砲台.

Kiukiang 九江

As a whole 以全體而論.

Have shown 表現了.

Not only in words but also

in deeds 不但口裏說並且實地幹.

## 關於名詞的所有格的誤用

(英語日常錯誤講解之二)

邵 鴻 霖

### 5. 複數名詞的所有格

誤：The pupils's books are closed.

正：The pupils' books are closed.

譯：這些學生的書閉着。

誤：The ladies's pressing-room is over there.

正：The ladies' dressing-room is over there.

譯：女子的盥洗室在那首。

誤：The thieve's leader is a young man.

正：The thieves' leader is a young man

譯：這些賊的領袖是一個青年。

【講解】上面 pupils's 的錯誤是由於一般學生只知呆板應用“加‘s’於名詞以成所有格這條原則所致。至於 ladies 和 thieve's 的錯誤是由於他們誤認 lady 和 thief 之成複數是與 man, child 等字同樣地沒有一定規則所致；他們似爲 men's, children's 等字中的“'”是在“s”的前面，所以以爲 ladies 與 thieves 變成所有格時，“'”也應該放在“s”的前面。至於 lady 與 thief 的複數是 ladies, thieves 還是 lady, thieve, 他們却根本忽略了。他們應熟記下面這條規則，以免重犯這種錯誤：—

“複數名詞的字尾如果是“s”，變成所有格時，只加“'”在這個“s”的後面”。

men 是複數 但字尾不是 s, 故變成所有格時，應照普通規則加“s”。pupils, ladies, thieves 也是複數，但字尾是 s, 故變成所有格時，應照上面的規則，只加“'”於“s”之後。

### 6 表示無生命之物的名詞與所有格

誤：The wind blew down the houses' walls.

正：The wind blew down the walls of the houses

譯：風把這些屋的牆吹倒。

誤：This class's students are all boys.

正：The students of this class are all boys.

譯：這班的學生都是男生。

【解釋】指稱無生物的名詞作所有格時，普通用 of 來表示，而不能加“s”。不過有些指稱無生物的名詞也可加“s”來表示所有格，這些名詞大都是表示時間，空間，重量，擬人的東西及幾種莊嚴的事物等。還有幾句習用語中的名詞，它們雖不指生物但往往也用“s”來表示所有格。茲舉例如下：—

(a) 表示時間的：a day's journey (一日的旅行)；a week's vacation (一星期的假日)；New Year's Day (元旦)。

(b) 表示空間的：a boat's length (一只船的長度)；a stone's throw (一擲石所能達到的距離，近距離)；a hair's breadth (一髮之間)

(c) 表示重量的：a pound's weight (一磅之重)；a ton's weight (一噸之重)。

(d) 擬人的東西：Fortune's favourites (幸運的寵兒)；Sorrow's tears (愁的淚)

(e) 莊嚴的事物：the court's decree (法庭的判詞)；the heaven's will (天意)；the ocean's roar (海洋的洶湧聲)；the moon's crescent

*Have got what they so insistently asked for* 已經得到他們所堅決要求的。  
*Over 95 per cent.* 百分之九十五。  
*Institution* 學校。  
*Abandoned* 放棄。  
*Poor refugees* 可憐的難民。  
*Wounded soldiers* 傷兵。  
*Rushed* 投奔。  
*To greet their western friends* 去親近西國朋友。  
*With unwonted cordiality* 以非常的熱忱。  
*While glad of their safety while (we are) glad...* 我們一面恭喜他們的安全。  
*Wondering at* 驚異。  
*Lack of patriotism* 缺少愛國精神。  
*Callousness toward human suffering* 對於人類痛苦的毫不關心。  
*Much talk* 很多空論。  
*"Saving China"* "救國"。  
*"Making sacrifice"* "犧牲"。  
*Yet... willing to sacrifice the blood of their countrymen* 甘願犧牲同胞的血。  
*Difficult to get students to assist* 難以得到學生幫忙。  
*Shining exceptions* 很好的例外。  
*Charge against* 責備。

*Candid examination of the facts* 公正的檢討事實。  
*Painful* 痛心的。  
*Strongly disapproving* 堅決反對。  
*Aggression* 侵略。  
*Lack of appreciation of value of human life* 缺乏認識人類生命的可貴。  
*Poor untrained* 訓練不足的。  
*Ill-equipped* 配備不齊的。  
*Form "Walls of Human Flesh"* 做成"肉的長城"。  
*Invaders* 侵略者。  
*Sun Fo* 孫科。  
*Not afraid to die* 不怕死。  
*Nothing to lose* 無所失。  
*But a wretched existence* 只不過一條苦命。  
*Careful comparison* 仔細的比較。  
*Peasants* 農人。  
*Formerly announced themselves* 以前自稱。  
*Leaders of the masses* 民衆領袖。  
*Convince a disinterested person* 叫一個毫不相干的人也會相信。  
*Former* 前者。  
*Of more worth* 更有價值。  
*Prominent* 有名的。

*Educators* 教育家。  
*America* 美國。  
*Military aid* 軍事上的援助。  
*Counter this question* 反問。  
*Western-trained leaders* 受過西洋教育的領袖們。  
*Hard indictment* 嚴厲的告發。  
*Madame Sun Yat-sen* 孫中山夫人。  
*Cowardly male* 胆怯的男子。  
*For safety* 爲安全起見。  
*In every other country* 在任何其他國家。  
*Fight to resist* 抵抗。  
*As much as* 儘如。  
*Say frankly* 老實說。  
*Have but little respect* 看不起。  
*Plunge China into this war* 使中國投入這次戰爭。  
*Hoping for and attempting* 到希望和企求。  
*Foreign intervention* 國際干涉。  
*Left* 離棄了。  
*Suffer the consequences* 因此吃苦。  
*Save themselves* 救了自己。  
*Property* 財產。  
*Concession* 租界。  
*Of far greater value than "face"* 比"面子"更有價值的。  
*Disillusioned friend* 失望的朋友。

### More Criticism on Chinese Conduct

Sir,—Your correspondent Disillusioned is to be complimented upon his very timely letter.

For every real friend of China it is disgusting and a crying shame to see thousands of young, well-to-do and able bodied Chinese spending their time in cabarets, skating rings, swimming pools and all the other amusement places this city offers. All these people seem to believe

*To be complimented* 應受敬意  
*Upon his very timely letter* 爲了他的很合時宜的信。  
*For every real friend of China* 對於中國真正的朋友  
*Disgusting* 可憎的。  
*A crying shame* 一個莫大的恥辱。  
*Well-to-do* 富有的。  
*Able bodied* 體格健全的。

*Cabarets* 跳舞場。  
*Skating rings* 溜冰場。  
*Swimming pools* 游泳池。  
*All other amusement places* 各種娛樂場。  
*This city offers* 本市所有的。  
*Done their duty already* 已經盡了責。  
*Shouting the usual slogans* 喊普通的口號

that they have done their duty already by shouting the usual slogans and letting off firecrackers to celebrate imaginary victories at a time when the Japanese were not so very close to the Settlement.

What are these amusement-seekers doing for their refugees? Nothing. They know only too well that the foreigners will shoulder the burden.

Another Disillusioned Friend.

*Letting off firecrackers* 放爆竹。  
*Celebrate imaginary victories* 慶祝幻想的勝利。  
*Settlement =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公共租界。  
*Know only too well* 十分明白。  
*Shoulder the burden* 肩負重責。

### Some Explanation for Chinese Conduct

Sir,—Many thanks for Disillusioned Friend's comment about Chinese students in Shanghai. But may I be permitted to say something more, which I do not intend as to defend ourselves but to explain to our foreign friends who love China and could see through her.

Those now staying in Shanghai are not the typical students of China, and those hanging around theatres and cabarets are by no means the typical Shanghai students

either. For many reasons, such as graduation in the near future, parents' worry, financial troubles, etc., they have to study here. But it does not mean they would be foolish enough as to indulge themselves in amusements. I am aware that the Shanghai students have done their best, despite of the unfavourable situation. A great number of Shanghai students have already gone into the interior for political training (mostly to Yen-An) as well as for military

## Selected News

K. I.

Those who have read the previous letter published in our last issue must remember how the amusement-seekers were bitterly criticized. Here are two more letters of criticism and one of explanation to the editor of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Our purpose of publishing these letters is simply to make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two—those who are working hard for the good of the country and those who are enjoying themselves to their own hearts' content. We sincerely hope that the latter will be awakened at once; otherwise, their parents, their supervisors, and their friends will all give them advice so as to restrict them from doing any further.

### Chinese Conduct Criticized Again

Sir,—As a friend of Young China I have been sorely disappointed and at times disgusted by the war record of the majority of Chinese students and their professors. As everyone knows, these students and their leaders were hot patriots before August 14 and must bear some of th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decision of their Government to resist Japan. But now that they have got what they so insistently asked for, many of them (over 95 per cent. in my institution) have abandoned the poor refugees and wounded soldiers and have rushed to the foreign Settlements to greet their western friends with unwonted cordiality. While glad of their safety, most of us foreigners are wondering at their lack of patriotism and their callousness toward human suffering.

Formerly there was much talk about "saving China" and "making sacrifices" for her. Yet most of these students are willing to sacrifice the blood of their poor countrymen, while they are enjoying safety in Shanghai. Even in refugee work it is difficult to get students to assist foreigners, who have borne most of the responsibility.

Although there are shining exceptions to this charge against Chinese students and their leaders, a candid examination of the facts proves painful to China's foreign friends. While strongly disapproving of Japan's aggression in China, I must say that Chinese also show a lack of appreciation of the value of human life. The

poor untrained and ill-equipped soldiers form "Walls of Human Flesh" against the invaders, and as Dr. Sun Fo has said in London: "They are not afraid to die, for they have nothing to lose but a wretched existence." A careful comparison between the Chinese peasants and the Shanghai Chinese students who formerly announced themselves as "the leaders of the masses" will convince a disinterested person that the former are of more worth to China than the latter.

Several prominent Chinese educators have asked me why America has not given military aid to China. I always counter this question with another: "What are you western-trained leaders doing for China?" It is a hard indictment that Madame Sun Yat-sen recently made of the cowardly male Chinese who rushed to the foreign Settlements for safety, when she said that in every other country in the world men would fight to resist the invader. As much as we love China, many of us foreigners must say frankly that we have but little respect for those who plunged China into this war hoping for and attempting to get foreign intervention, and who then left the Chinese masses to suffer the consequences. These patriots saved themselves and their property in the foreign concessions, but they have lost something of far greater value than "face."

Disillusioned Friend.

Previous letter 前信。  
Published in our last issue  
登在上期本報。  
Amusement-seekers 尋歡作樂者。  
Bitterly criticized 受了很嚴厲的批評。  
Two more letters of criticism 又有二封批評信。  
One of explanation 一封解釋信。  
Editor of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字林西報主筆。  
Purpose 目的。  
To make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two 使二者比較。

Working hard 努力。  
For the good of the country 爲國家的利益。  
Enjoying themselves to their own hearts' content 只顧自己盡量享樂。  
Sincerely 很誠懇地。  
The latter 後者。  
Be awakened 醒悟過來。  
At once 立刻。  
Otherwise 否則。  
Parents 父母。  
Supervisors 監護者。  
Advice 忠告。  
So as to 庶可。

Restrict 約束。  
Doing any further 繼續再去。  
Sorely disappointed 十分失望。  
At times 時時。  
Disgusted 憎惡。  
War record 戰事記載。  
Majority 大多數。  
Professors 教授們。  
Leaders 領袖們。  
Hot patriots 熱心愛國者。  
Bear some of the responsibility 多少要負點責。  
For the decision of their government to resist Japan 對於政府的決意抗日。

# 世界口琴吹奏法

蕭劍青編述 最近出版

- 一、本書是編述各國最流行的口琴技術專著，並附有世界著名樂曲，故定名為「世界口琴吹奏法」。
- 二、本書文字淺顯，說理詳盡，凡與口琴有關的一切學識，莫不盡量容納。同時復引用相當的圖表說明，俾讀者易於領悟。
- 三、在口琴的吹奏法以外，本書並側重於音樂知識的介紹；因此本書不但可供作口琴研究讀物用，並可當作音樂入門用。
- 四、本書所附的世界名曲選，都是最盛行的偉大作品。雖間有數首是我國的小曲，或歌舞曲；然而都經過嚴格的選擇，是充滿了嬌妮豔麗的聲感，極合於初學者作練習曲。
- 五、本書分章述說，循序漸進，除可作音樂參考書或自修讀物外，又可供學校採作口琴教本。

實價二角八分  
外埠郵費照加 特價七折

世界書局印行

優等國貨 人人愛用

## 光華牌口琴

廿三孔

廿一孔

每只一元五角

每只三元三角

獨家經理

世界書局